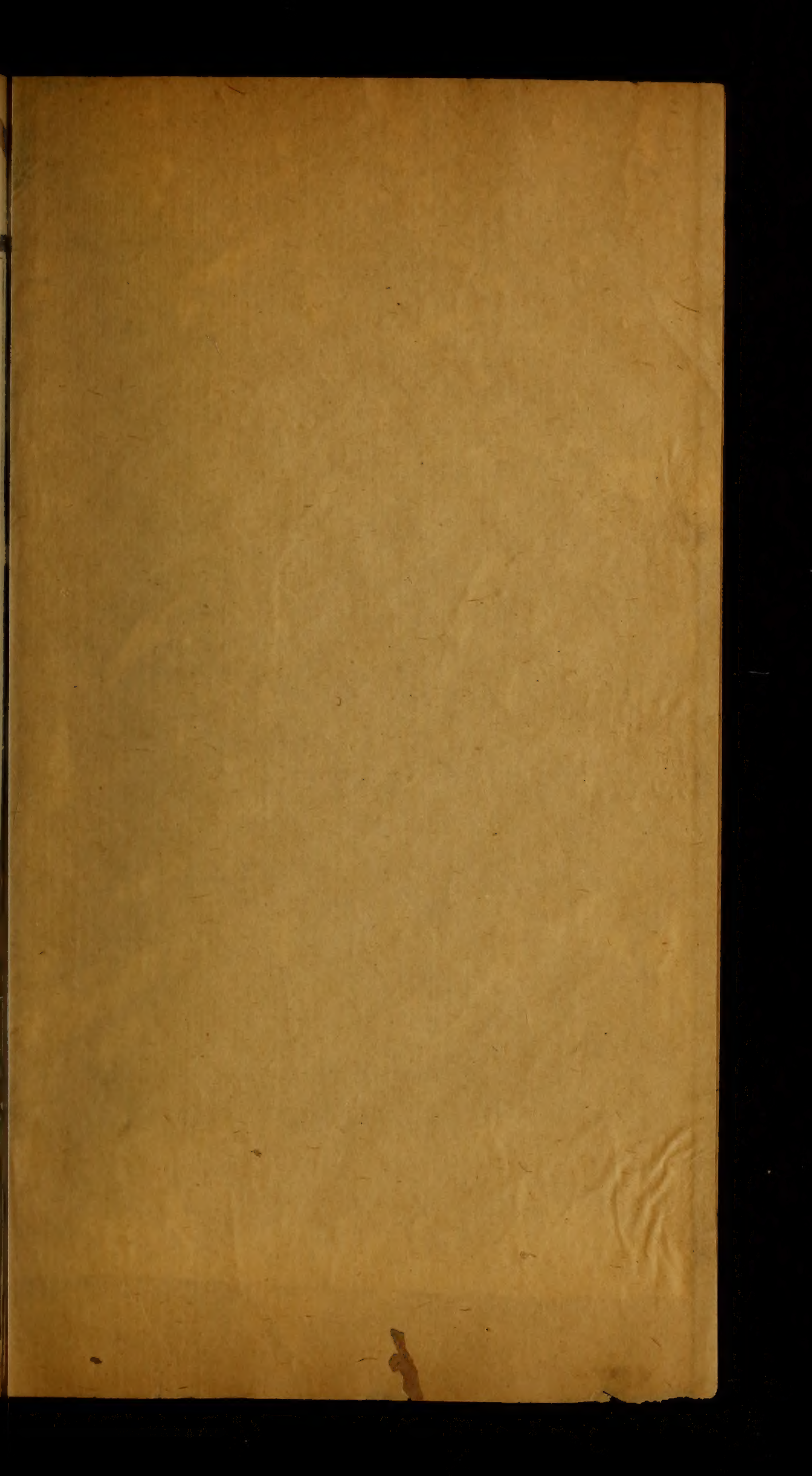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五

七世孫　桂嗣刻

王嫡孫　珂編進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建炎四年　紹興元年　紹興二年　紹興三年

建炎四年庚戌歲　年二十八　破羣賊　戰常州　復建康府　獻俘行在　賜槍袍鞍馬　平戚方　轉武功大夫　防禦使通泰鎮撫使　戰承州　賜金注椀盞　戰　北莰村　柴墟鎮　南霸塘

春正月金人攻常州守臣周杞遣屬官趙九齡來迎先臣

欣然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扼虜人歸路以立奇功會城陷
先臣未及行時郭吉在宜興擾掠吏民令佐聞先臣威名
同奉書以迎且云邑之糗糧可給萬軍十歲先臣得書即
往宜興甫及境吉已載百餘舟逃入湖矣先臣立遣部將
王貴傅慶將二千人追之大敗其衆毆其人船以還又有
羣盜馬臯林聚等精銳數千先臣遣辨士說之盡降其衆
有號張威武者不從先臣單騎入其營手擒出斬之常之
官吏士民棄其產業趨宜興者萬餘家邑人德之各圖其
像與老稚晨夕瞻拜曰父母之生我也易公之保我也難

又相率詣周將軍廟闕一堂祀之夏四月金人再犯常州先臣邀擊四戰皆捷虜之擁溺河死者不可勝數擒女眞萬戶少主孛堇漢兒李渭等十一人復尾擊于鎮江之東戰屢勝詔令就復建康乃親將而往戰于清水亭金人大敗僵尸十五餘里斬耳帶金銀環者百八十級獲其馬甲百九十副弓箭刀槍金鼓三千五百事五月兀朮復趨建康先臣設伏于牛頭山上待之夜令軍士黑衣混虜中擾其營金人自相攻殺復令軍士啣枚潛立於路側伺其往來盡擒之兀朮駐于龍灣要索城中金銀縑帛騾馬軍器

及北方人先臣以騎三百步卒二千人自牛頭山馳下至南門新城設伏大破之凡其所要獲負載登舟者悉以戈殪其人於水物塡委于岸者山積斬秃髪垂環者三千餘級僵尸十餘里降其卒千餘獲馬三百疋鎧仗器甲以萬數建康所運去之物悉還兀朮遂奔淮西先臣入城撫定居民虜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上詢所俘得二聖音問感歎久之先臣奏曰建康爲國家形勢要害之地宜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鄱陽備虜人之擾江東西者臣謂賊若渡江必先二浙江西地僻亦恐重兵斷其歸路非

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之賜鐵鎧五十副金帶鞍馬鍍金鎗百花袍褒嘉數四初叛將戚方掠扈成軍老稚以歸成責之方陽謝約成盟還所掠成不悟而往方伏壯士殺之併屠其家其部曲悉歸于先臣廣德守臣亦以方之難來告會有詔命先臣討之先臣頓兵往苻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先臣射矢橋柱方得矢驚遂遁先臣令傅慶等追之不獲俄益兵來先臣自領千人出戰凡十數合皆勝復遣先臣追弗已方自知必爲先臣所獲適張俊來會兵方乃間道降俊俊爲先臣置酒令方出拜方

號泣請命俊力爲所免先臣曰招討有命飛固當稟從然飛與方同事方遽叛去嘗遣人以順逆諭之不從屠掠生民騷擾郡縣又誘殺邑將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凶尤甚安可貰俊再三請先臣呼方謂曰招討既赦汝一死宜思以報國家方再拜泣謝立于左當廣德之戰也方嘗以手弩射中先臣鞍先臣納矢于箙曰他日擒此賊必令其自折之以就戮至是取矢畀方方寸折唯謹先臣與俊大笑方流汗股栗不敢仰視于是虜與賊之凡在近境者皆或殺或降時有刪定官郤縨上書廟堂言先臣驍勇沉

毅而恂恂若書生頃起義河北嘗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却
胡虜萬人之衆又嘗于京城南薰門外以八九百人破王
善五十萬之衆威震夷夏而身與下卒同食民間秋毫無
擾如慮金人留軍江南牽制官軍大爲東南之患則奮不
顧身克復建康爲國家奪取咽喉形勢之地使逆虜掃地
而去無一騎留者江浙平定其誰之力歟歷數其功效無
慮數千言廟堂以其書奏上于是有意超擢秋七月宰臣
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浙西來盛稱岳飛可用上曰飛
杜克愛將克事君失臣子之節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猶

可喜也遷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先臣以公牘申省辭通泰之命願以母妻并二子爲質乞淮南東路一重難之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賊收復本路州郡乘伺機會迤邐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次第而復庶幾得快平生之志盡臣子之節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使張俊援之命先臣隷俊節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趙立孤壘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俊再三辭鼎再三折之鼎奏曰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俊復力辭乃詔先臣率兵腹

背掩擊令劉光世遣援而以先臣改隸光世節制上數令人促光世親率渡江光世將行幙下咸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趙鼎曰移文不足以盡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移書光世復不行時雖已詔先臣行而先臣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兵赴鎮初未知也十九日先臣發宜興廿三日軍至江陰俟舟先臣聞警輕騎而先廿六日入泰州未視事即籍郡勇敢及部轄使臣劾用責其願從軍狀盡收其馬置之教場集射而取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射得百人以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與之分爲四隊

常置左右初九日軍既濟二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三捷殺其大酋高太師擒女真酋長七十餘人送行在上賜札褒諭并賜金注椀一副盞十隻金人既陷承楚詔先世措置保守通泰時先臣在承州泰州盜起王招寇城東張榮寇城北詔先臣還守通泰乃旋師自北炭村至柴墟屢戰俱捷諜報金人併兵二十萬將取通泰俄光世違詔不遣援兵先臣以聞十一月有詔泰州可戰即戰可守即守如其不可且于近便沙州保護百姓伺便掩擊先臣顧虜勢盛泰州無可恃之險初三日全軍保柴墟戰于南霸塘金

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知其數相持累日而泰州爲鎭撫
分地不從朝廷應付糧餉之絕封虜尸以繼糜越二日乃
下令渡百姓于陰沙先臣以精騎二百殿後金人望之不
敢逼遂屯江陰時又有劇賊李成自號李天王乘金人殘
亂之後據江淮十餘州連兵三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
其將馬進犯洪州十二月上命張俊爲江淮招討使
紹興元年辛亥歲　年二十九　討李成　戰生米渡
　戰筠州城東　戰朱家山　戰樓子莊殺馬進等
　降張用　充神武副軍統制觀察使　擒饒達姚青

陞都統制

春正月俊入辭盛言李成之衆上曰成兵雖衆不足畏因諭俊以爲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遽曰臣何謂無功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殆卿不如也俊惶悚承命而退退而畏縮自度必不能勝思諸將惟先臣爲謀勇乃請以先臣軍同討賊詔許之二月先臣至鄱陽與俊合兵三月次洪州賊連營西山王師不得渡諸將莫當其鋒俊大懼召先臣問曰俊與李成前後數戰皆失利君其爲我計之先臣曰甚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流

牛米渡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飛雖不才願爲先鋒以行俊
六喜從之初九日先臣身披重鎧先諸軍躍馬以濟衆皆
駭視須臾以次畢渡觀者以爲神乃潛出進軍之右先臣
首突賊陣所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追奔二十五里
及河渡土橋纔數十騎而橋壞後騎莫能進進引軍回攻
先臣先臣以一矢殪其先鋒之將麾騎前突進兵大敗遂
奔筠州先臣卽以軍屯筠州城東賊復引兵出城布列橫
亘十五里先臣以紅羅爲幟刺白岳字於上平明領所擇
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攻之伏發大敗走先

臣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即坐卸衣甲不汝殺應聲坐者八萬人死者不計所獲衣甲器械甚多其堅全者束之令降卒負挈隨軍其敝者置于筠之州帑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潰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之建昌先臣奮夜引兵啣枚至朱家山偃兵伏幟于茂林以待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賊衆大敗殺獲步兵五千人斬其將趙萬等進引十餘騎僅以身免成怒自引兵十餘萬來先臣遇之于樓新樓子莊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二萬獲馬二千疋追之由武寧至江州道中殺及降又三萬人成自獨木渡趨蘄

州先臣以馬軍追之渡步軍丁張家渡以夾擊之殺馬進
孫建及諸酋領成軍晝夜駭走不得休息飢困死者十之
四五至蘄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馬二千餘疋所棄輜重
衣甲無算成走降僞齊江淮以平相州人張用勇力絕羣
號莽蕩其妻尤勇帶甲上馬敵千人號一丈青以兵五萬
寇江西俊召先臣謂曰非公無可遣者聞用兵當幾何先
臣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兵三千益之先臣
至金牛頓兵遣一卒持書諭之曰吾與汝同里人忠以告
汝南薰門鐵路步之戰皆汝所悉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

戰即戰不欲戰即降降則國家錄用各受榮寵不降則自隕鋒鏑或俘縶以歸朝廷雖悔莫及矣用與其妻得書拜使者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解甲先臣受之以歸俊喜謂諸僚佐曰吾觀察之勇畧吾與汝曹皆不及也繼又招降馬進餘黨之潰者數萬內擇精兵凡萬餘以歸俊俊奏先臣功第一秋七月充神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冬十月授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爲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檄先臣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以洪州鄰撫建昌鄰邵也先臣使以岳字幟植城

門且牓于境曰賊入此者死遊騎抄掠者望見皆相戒勿犯村民樵採如故民不知有盜十一月賊姚達饒清以萬人逼建昌先臣遣王萬徐慶討之擒達清于四望山十二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

紹興二年壬子歲 年三十 賜衣甲 權知潭州兼湖東路安撫 益韓京等兵 討曹成 破太平場 趨桂嶺奪二隘 捷蓬嶺成遁 遣張憲等追成殺郝政 獲楊再興 授中衛大夫承宣使 殺郝通將于筠州 平劉忠餘黨

春正月上詔以先臣治軍嚴肅勇于戰鬭賜衣甲一千副
寇曹成擁衆十餘萬由江西歷湖湘執安撫使向子諲據
道賀二州二月命先臣以本職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
安撫都總管且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弩手將兵
土軍弓手民兵與先臣會以捕成又付之牌與金書兼黃
牓招降羣盜十七日先臣發洪州成聞謂人曰岳家軍來
矣乃預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全永犯廣西
獨留其中軍乘先臣未至肆兵刼掠三十日先臣至茶陵
先遣兵趨郴及桂陽路伺成動息上又令察其受招與否

爲之進退先臣遣人諭之降不聽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上許之夏閏六月八賀州境成置寨太平場結屯數十里拔兵設柵會得成諜縛而坐之帳下頃先臣出帳召軍吏調兵食吏請曰糧且罄矣奈何先臣曰促之耳不然姑返茶陵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諜捽耳頓足而入乃陰逸之諜回成軍悉以告成大喜期明日追先臣軍是夜先臣令軍士蓐食夜半悉甲趨

遶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寨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蕩之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賀州城二十里成率敢戰士三萬夜半據山之險迎捍官軍先臣麾兵掩殺賊大潰成奔桂嶺路上復降詔令不以遠近追捕又以著月暴露之苦命學士院降勑書獎諭先臣進兵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嶺蓬頭嶺號爲三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待先臣成自言爲得地利後來者不得奪先臣至成以都統王淵迎戰先臣麾軍疾馳不鼓而陣淵軍大潰復殲其守隘之卒奪二隘而據之成急遁去十三日成復選精銳自

北藏嶺夾擊官軍先臣迎戰又敗之斬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刀箭無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綿亘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河澗道路狹隘人馬不得竝行成自守蓬頭嶺嚴備特甚時賊衆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陜右之散卒驍勇健鬬先臣所部纔八千人而騎兵又最少視成兵十不及其一十五日先臣進軍蓬頭嶺下日方及未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擊入河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駿馬而逃先臣舉其寨之物而有之奪其被掠人民數萬歸之田里擒其將張全成賔連州先臣召張憲王貴徐慶

謂之曰昔成敗走餘黨盡散追而殺之則良民脅從深可惻痛然縱其所往則大兵既旋復聚爲盜吾今遣汝三路招降若復拒命則誅其酋而撫其衆慎無妄殺以累主上保民之仁于是憲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招之降者二萬人與先臣會于連州先臣擢其酋而稾其衆降民大喜乃益進追成成懼甚走蘄世忠軍降戰士凡八萬餘人有郝政者率衆走沅州首被白布稱爲成報仇謂白頭巾爲張憲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澗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先臣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

敎汝汝當以忠義報國再與拜謝後卒爲名將嶺表悉平時以盛夏行煙瘴之地登山涉險賊兵以疾死者相繼官軍無一人染疫者惟死敵之兵纔一二人耳說者謂爲先臣忠義所致六月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有旨命先臣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係控扼要地合屯重兵令先臣帶本部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比入江西界准本路安撫大使李回牒令招殺馬友郝通賊馬先臣遂至筠州降之除揀放外得精兵萬八千人時馬友復犯筠州城西防隘之兵悉潰守臣已徒步出

境及聞先臣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人寇蘄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安在司公山不肯出令先臣掩捕悉平之于是李回奏乞以舒蘄光黃接連漢陽武昌一帶盜賊並委先臣招捕十一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本部兵叛

紹興三年癸丑歲　年三十一　平李宗亮　賜金蕉酒器　討虔寇擒彭友等　平固石洞　入虔州　擒高聚張成　赴行在賜精忠旗　除江西沿江制置使　改兼舒蘄州

春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毁居民殺掠甚衆先臣遣徐
慶傅選軍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齎賜金蕉酒器如賜韓
世忠禮召赴行在江西宣諭使劉大中奏臣到洪州採訪
物論咸謂岳飛提軍素有紀律人情頼以爲安今岳飛將
帶軍馬前赴行在竊惟民不安業盜賊無所鎮壓乘間猖
狂乃不果行又賜李回親札令擇本路盜賊熾盛處專委
先臣是時虔吉二州盜賊盈熾吉州則彭友李動天爲之
魁及以次首領號十大王虔州則陳顒羅閑十等各自爲
首領連兵數十萬置寨五百餘所表裏相援拒抗官軍分

寇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瀨邵武諸郡縣于是李回奏乞委先臣捕討廣東宣諭明橐亦奏虔賊爲二廣患採之南方物議皆言岳飛所部最爲嚴整所過不擾若朝廷哀矜遠人乞特令岳飛軍來又知梧州某亦上奏劉大中又連奏上始詔專以虔吉寇付先臣夏四月先臣抵虔州聞彭友等立栅于固石洞積儲甚富使人偵探友等已離固石悉兵至雩都侯官軍且宣言曰人言岳承宣智勇爲天下第一我今破之岳承宣且敗他人若我何吏以報先臣笑因遣辨士二人諭之降賊曰爲我語岳承宣吾

寧敗不肯降無以虛聲恐我也遂與戰友等方躍馬衝突示驍勇先臣麾軍即擒友等于馬上餘酋潰散橫尸滿山谷獲輜重衣甲無算乃奪其被掠老弱二萬人散歸田里餘酋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四面環水登山只一徑甚險阻先臣頓兵端金縣領千騎至固石洞復遣人招之不降先臣乃列馬軍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明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噪賊莫測其多寡咸棄山而下悉爲山下列騎所圍于是疾呼乞命投崖而死者無數先臣傳令勿殺一人盡許之降或請之曰招之不我

聽何以貸爲請戮之先臣蹙然曰此輩雖凶頑本愚民耳殺之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不然何以成主上之美命籍其金帛盡入備邊激賞庫擇降民勇健者隸諸軍餘悉放歸田里下令使各安生業耕種復遣徐慶等將兵授以方畧捕諸郡餘賊以次敗降是役也擒賊大小酋領五百餘人一無遺類初廟堂以建炎四年隆祐皇太后震驚之故密旨令屠虔城先臣既平寇乃駐軍三十里外上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先臣再三請上乃曲爲之宥就詔先臣裁決六月先臣入城論囚郎諸酋罪之尤者數人置

之法餘悉稱詔貰之市不易肆虔人懽聲如雷至今父老家繪而祀之遇諱日則哀金飯僧于梵舍以爲常雖更權臣之禍不變也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先臣遣王貴往擒之及其徒三百人降其衆三千殺僞統制一人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萍鄉復遣貴擊之成敗走王貴焚其寨俘五百人明日再戰遂擒成七月詔先臣以趙鼎奏虔民習于頑累年爲患飛雖已平蕩恐大軍既還復相嘯聚請留五千人屯虔州又以密院請分三千人屯廣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先臣召赴行在上使人諭先臣令繫

金帶上殿入見撫勞再三賜衣甲馬鎧各一副弓箭一副金線戰袍金帶手刀銀纏槍戰馬海皮鞍各一賜御翰于旗曰精忠岳飛令出師必建之又賜雲弓箭戰袍銀纏槍各一犒其軍甚厚十五日詔先臣落階官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統制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十八日諭旨三事令先臣于江州與國南康一帶駐劄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使會議不及隨宜措置二也舒蘄二州增隸先臣節制三也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日除江南西路兼舒蘄州制置

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馬隸先臣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置使十一月令王燮祈彥質吳全吳錫諸軍並聽節制十二月以李横牛臯隸先臣時僞齊使李成合虜兵三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剌史李横李道翟琮董先牛臯等俱失守僞齊于每郡已置將守又湖寇楊么與僞齊交通欲分舟船五十艘攻鄂岳漢陽蘄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么舟師自提兵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守處常爲之備又命于興國大冶

通洪州之路爲隄防又命備鄂黄等州及漢陽軍又于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者又令多遣間諜日具事宜以聞先臣與幕府僚吏語及二廣或問當何先先臣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遁楊么失助矣第嚴申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鼓行耳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六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紹興四年　紹興五年

紹興四年甲寅歲　年三十二　兼荆南鄂岳制置使

復鄂州斬京超劉楫　復隨州斬王嵩　復襄陽府

起營田　復鄧州擒高仲　復唐州　復信陽軍

屯鄂州　除節度使　辭廬州圍

春三月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先臣乃奏乞復襄陽六

郡以為今欲恢復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
之病上以諭輔臣趙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于是
以親札報先臣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
六郡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奔之際無出李橫舊界
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幷荊
南鎮撫使司馬軍並隸節制諸州既復並許隨宜差官防
守如城堡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豪及舊將牛皋
等主之四月又益以神武右軍中軍馬百匹又賜金束帶
給先臣將佐五月除兼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先

臣提兵至郢州偽將京超勇悍號萬人敵以番漢兵萬餘
來先臣渡江至中流顧謂僚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渡
此江初五日抵城下先臣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
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拒敵先臣使張憲問之曰汝曹
受國家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楫出應曰今日各事
其主無多言也先臣怒甚會軍告乏糧先臣問糧餘幾何
曰可再飯先臣曰可矣當以明日巳時破賊黎明鼓衆薄
城一麾竝進衆遂登城超墜崖死殺虜卒七千人積尸與
天王樓高劉楫就縛先臣責以大義南向斬之復郢州道

張憲徐慶復隨州僞將王嵩聞二將來不戰而遁退保隨城先臣命牛皐持三日糧往糧未盡城已拔矣執嵩斬之得士卒五千人復隨州先臣自領兵趨襄陽李成引兵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貴牛皐即欲攻之先臣笑謂之曰且止此賊累敗吾意其更事必多而練習今其闇如故夫步卒之利在險阻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于江岸右列步卒于平曠雖有衆十萬何能爲哉乃舉鞭指貴曰爾以長槍步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指皐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其步卒遂合戰馬皆應槍而斃後騎不

能支退擁入江人馬俱溺激水高丈餘步卒之僨死者亦無筭成軍夜遁復襄陽府駐軍城中僞齊益李成兵屯襄江北新野市號三十萬求復戰先臣乃先遣王萬提兵至清水河以餌之先臣繼往六月五日賊悉衆衝突萬與先臣軍夾擊敗之明日再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尸二十餘里上賜札曰李成益兵而來我師大獲全勝乃卿無輕敵之心有勇敢之氣所致也朕甚嘉焉嘗降親札令卿條具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騎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衆多則餽餉艱難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先臣乃奏金賊僞

齊皆有可取之理宜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此
國家恢復全策若以目前論則有營田之利可興等意時
方重濬入之舉而王變以大兵討楊么六萬之衆亦未及
抽摘然營田之議自此起矣七月進兵鄧州聞李成與金
賊劉合孛堇陝西番僞賊兵會聚于州西北置寨三十餘
所以拒官軍先臣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橫林路
會合掩擊憲至鄧州城外三十里遇賊兵數萬迎戰王萬
董先各出奇兵突擊賊大潰降執番官楊德勝等二百人
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孛堇僅以身免賊將高仲以餘

卒退保鄧城閉門堅守數日先臣引兵攻城將士皆不顧
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復鄧州上得知喜謂
胡松年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極有紀律未知其能破敵如
此松年對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敵及捷奏至後殿進
呈上曰岳飛籌畧頗如人意令學士院降勅奬諭仍遣中
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及勞問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二
日復唐州尋復信陽軍擒僞知通凡五十人襄漢悉平川
陝貢賦綱馬道路至是始通先臣上表辭制置乞委任重
臣經理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沿江上流令岳

飛屯駐鄂岳州不惟江西藉其聲援可保無患而湖南江
浙兩廣亦獲安妥上乃以襄陽隨郢唐信陽軍作襄陽
府路隸之先臣尋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
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
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一九月
金兀朮劉豫合兵七十餘萬聚糧入寇諜報緊急二十一
日令備軍馬舟船于衝要控扼之地分布防護時具諜報
動息及備禦次第奏聞二十五日令照應荆襄控扼武昌
一帶仍措置楊么三十七日令體探的實嚴切防備二十

九日令凡控扼處分遣官兵嚴密把截如有警急則鼓將
捍禦掩殺毋令透漏十月報虜入侵淮急圍廬州朝廷甚
恐始命張俊往俊怯敵不肯前及至平江又辭以墜馬傷
臂趙鼎且奏請誅俊卒之無功而返上乃賜札命先臣往
援且云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先臣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
皐渡江十二月自提軍赴廬州與皐會上遣李廷幹賜先
臣香藥及親札撫問時僞齊已遣鐵甲五千逼城皐以所
從騎遙謂虜衆曰牛皐在此汝輩胡爲見犯虜人感懼然
相視及展岳字幟與精忠旗示之虜不戰而潰先臣謂皐

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追擊三十里虜衆相蹂死
殺死者相半殺其僞副都統及千戶百戶數十人擒番僞二
兵八十餘人得馬八十餘匹旗鼓兵仗無筭軍聲大振[illegible]隨
州遂平

紹興五年乙卯歲　年三十三　入覲賜銀絹等　除兩
　鎮節度使陞都統制　討楊么　斬么與鍾儀　加
　檢校少保　除湖北南襄陽府路招討使

春二月先臣入覲上賜銀絹二千疋兩承信郎恩命一并
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帔三脊禮甚渥賜諸將金束帶

及牛皋以下二十九人幷立功官兵五百四十六人各轉
資受賞有差授鎭寧崇信軍節度使充荆湖北路荆襄潭
州制置使加食邑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尋又以明堂恩加
食邑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
統制招捕楊么楊么者鼎州妖賊鍾相之餘黨名太楚人
謂幼爲么故稱么云建炎末相敗死么率其餘部居湖湘
間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老虎等聚兵
至數萬立相子儀爲鍾太子與么俱僭王號蹂踐鼎澧窺
覦上流會江西布衣方疇上封事言當今大寇有三曰金

虜曰僞齊曰楊么然金與齊尚在遠境楊么正在腹心之內不可不早圖之紹興四年嘗命統制官王燮將水陸兵數萬討么往往爲賊敗衂兼賊黨又與僞齊李成等聲援相通將大入寇上乃命先臣往先臣提兵在道百姓咸具簞食壺漿以迎大軍所部軍至自發錢以償其直百姓鼓舞歡欣上聞之賜詔奬諭將至潭先遣使持檄往賊招之先是鼎州太守程昌寓安撫使孟庾李綱輩凡遣使十七次招安盡爲賊所殺至是所遣之使叩頭伏地曰節使遣某猶以肉餵餓虎也寧齒節使劍不忍受逆賊辱先臣叱

之起曰吾遣汝汝决不死使者奉檄至其境望見賊營郎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諭案開門延之使者以檄授賊賊捧檄欽諷或問岳節使安否雖叛服之志未齊然皆不敢萌異志于是么部將黃佐謂其屬曰吾聞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玩也若與之敵我曹萬無生理不如速往就降岳節使誠實人也必善遇我率所部詣潭降皆再拜先臣釋其罪慰勞之即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予特厚復單騎按其部撫問甚至翌日命佐使坐具酒與飲飲酣撫佐背曰子真丈夫知順逆禍福者無如子

子姿力雄鷙不在時輩下果能爲國家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吾欲復遣子至湖中視有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語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激至泣再拜謝曰佐受節使厚恩雖以死報佐不辭惟節使命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先臣皆委曲勞之命其酋領以官給之銀絹縱之有復入湖者亦弗問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待之如初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叅政席益與浚備語先臣所爲因曰岳侯得毋有他意故玩寇若是欲須以聞若何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足下何獨不知

兵有深機胡可易測益慚而止夏四月黃佐襲破周倫寨倫大敗走殺死及淹入湖中者甚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寨柵糧船焚毀殆盡使人馳報先臣即上佐功轉武經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屯駐將統制任士安慢王𤜀令不戰先臣鞭士安一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必斬汝士安乃揚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王俊郝晸等兵耳賊乃併兵永安寨攻之先臣遣兵設伏士安等戰垂困伏兵四起擊之賊敗走俘獲無算又追殺過菁陂山士安復移軍與牛臯屯龍陽縣之

南逼近賊寨賊出敵輒敗去上賜札奬諭五月有旨召張浚還朝浚得詔謂先臣曰浚將還矣節使經營湖寇已有定畫否先臣袖出小圖以示浚曰有定畫矣浚按圖熟視良久謂之曰浚視此寇險阻窮絕殆未有可投之隙朝廷方召浚還議防秋盡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歲徐議之先臣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爲飛少留八日可破賊矣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王四廂兩年尚不能成功乃欲以八日破賊君何言之易耶先臣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

謂也先臣曰湖寇之巢艱險莫測舟師水戰我短彼長入其巢而無嚮導以所短犯所長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援使桀黠孤立然後以王師乘之覆亡猶反掌耳飛請除來往程期以八日之內俘諸僞于都督之庭浚亦未信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飛前來潭州分屯潭鼎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先臣遂如鼎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人乘船四百餘艘詣先臣降先臣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驍悍之尤者欽降

賊之腹心潰矣欽自縛至庭先臣命解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予之郎奏授欽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渥及所部犒賞有差欽感激不自勝軍士皆喜躍恨降晚復遣還湖中諸將皆諫不聽越兩日欽盡說全琮劉詵等降未降者尚數萬先臣詬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併俘欽等其餘黨殺掠殆盡惟楊么負固不服方浮遊湖上夸示神速其舟有所謂望三州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德山小德山大海鰍頭小海鰍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疾駛如羽左右前後俱

並撞竿官舟犯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賊舟高大賊矢石自
上而下官舟仰面攻之見其舟而不見其人先是楊欽既
降獻策云么所恃者大舟然非一丈水不可行洞庭舊水
不及丈么置堰閘十餘年間所以瀰漫欽本任閉塞之責
者乞令二千人往開堰水入大江水淺則船不能動又么
船皆用車輪撞竿乞以青草千百束散之湖中其竿自必
有窒礙先臣從之至是乃取君山之木多爲巨筏塞湖中
諸港又以腐爛草木自上流浮而下視水淺處遣善罵二
千人挑之且行且詈賊不勝憤爭擲矢石追而投之俄而

草木坌塞舟輪下膠滯不能行乃亟遣軍攻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苹以拒矢石舉大木撞賊舟舟輒碎楊么勢迫舉鍾儀投于水繼乃自仆牛臯投水擒么至先臣前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僞統制陳淊等亦刼鍾儀舟獲金交床金薦龍鳳簟以獻率所部降先臣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酋大驚曰是何神也夏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大懼不知所爲亟與周倫等降牛臯請曰此賊逋誅罪不容數勞兵動衆亦且累年若不畧行勦殺何以示軍威先臣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先惑于鍾相妖巫之術

故相聚爲奸後復沮于程吏部欲盡誅雪耻之意故恐懼
而不降日染月深養成元惡其實但欲苟全性命而已今
楊么已被顯誅鍾儀亦死其餘皆國家赤子苟徒殺之非
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謂其軍曰勿殺勿殺牛臯歎服
其言而退先臣親行諸寨慰諭之令少壯强有力者籍爲
軍老弱者各給米糧令歸田里自請歸農者二萬七千餘
戶先臣皆給據而遣之又令悉賊寨之物盡散諸軍縱火
焚寨凡三十餘所揭牓于青草洞庭湖上不數日行李之
往來居民之耕種頓若無事廓然湖湘悉平是役也獲賊

舟几千餘鄂渚水師之盛遂爲沿江之冠自其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以捷聞上遣内侍一員至軍前傳宣撫問仍賜銀合茶藥及撫勞軍士賜詔褒諭又親札有云非卿威名冠世忠義濟時先聲所至人自信服何以平積年嘯聚之冦於旬朔指顧之間諸語

初有唐生者居鼎州程昌禹欲遣人刺么與生論及生曰楊么寨雖虎豹不可入除是飛便會入去又夏誠劉衡等嘗自詫曰吾城池樓櫓如此欲犯我除是飛來至是其言殆爲讖云時有盧奎者作鼎澧聞見紀敘述先臣平楊么

事其末云半月之間談笑以平羣賊使有船者不得遠去有寨者不能堅守誠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至不從牛臯洗蕩之請而廣人君好生之仁迄今戶口生繁桑麻被野即龍陽一縣上下江渚煙火稠叠居民無慮數十萬家是誰之賜歟蓋紀其實也有旨兼蘄黃州制置使以目疾乞解軍務不許既而疾稍瘳遂不復請强起視事又有旨令先臣軍以三十將爲額八月二十三日有旨令先臣于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處疾速措置守禦事務具已施行狀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

武昌郡開國公還軍鄂州先臣飛自奮勵日率將士閱習
師徒軍容整肅張浚按視還朝以聞十月上賜詔奬諭十
二月除荆湘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遣賜臘藥二
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

岳鄂王金陀粹編卷之七

七世孫　柱　刪刻

王嫡孫　珂編進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紹興六年　紹興七年　紹興八年　紹興九年

紹興六年丙辰歲　年三十四　梁興來　兼營田使
入覲賜金器　移屯襄陽　易兩鎮節度使　除宣
撫副使　內艱起復　下虢州寄治盧氏縣　下長
水縣　援淮西　攻鎮汝軍俘薛亨等　王貴攻蔡
州還軍　賜銀合茶藥

春正月太行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奪河徑渡至先臣軍前先臣以聞上曰果爾當優以官以勸功者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詔先臣接納三月兼營田使詣都督行府議事至平江先臣陳去行在所不遠願一覲天顏九日得旨引見面奏襄陽唐鄧隨郢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南路乞改正如舊例又奏襄陽等郡收復後未置監司州郡無以按察上皆納之以李若虛爲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使提刑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如有闕官自知通以下許先臣自擇强明清幹者任之薦舉陞擢差遣悉聽其

有蠹政害民贓汚不法者得自對移放罷十九日陛辭上

乃賜酒器及金二百兩士卒犒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

會諸大帥浚於座中獨稱先臣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

屯承楚以圖淮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

楊沂中爲俊後翼特命先臣屯襄陽以圖中原謂先臣曰

此事固君之素志也惟君勉之先臣奉命遂移屯京西三

月易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

制詞有洛都甫邇王氣猶在于伊瀍陵寢具存廟貌未移

于鐘簴之語所以寓責望之意深矣先臣以宣撫重名非

廟堂重臣及勳伐高世者不可委授上章力辭賜詔不允夏四月上命至武昌調軍適先臣母周國夫人姚氏薨上遣使撫問即降詔起復勅本司官屬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賻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疋兩喪葬之事命鄂守主之先臣率子雲扶櫬至廬山連表懇辭乞守終喪之制上悉封還親札慰諭又累詔促起乃勉強奉命復屯襄漢秋七月上命先臣凡移文僞境於宣撫職位中增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郝政董先攻虢州寄治盧氏縣下之殲其守兵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上聞之以語

張浚等浚對曰飛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京西長水縣之業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命孫都統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人俘將吏百餘人明日再戰于孫洪澗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官軍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疋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先臣又遣至蔡州焚賊糗糧上賜札褒諭有進貔虎以凴陵戮鯨鯢于頃刻諸句九月劉豫遣子麟姪

猊許清臣李鄴馮長寧以叛將李成孔彥舟酈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諸將大恐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先臣以兵東下欲令先臣獨當其鋒而已得退保中外大震都督張浚聞之以書戒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爲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舍廬州退保采石上憂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先臣初先臣自收曹成至平

楊公凡六年皆以盛夏行師爲炎瘴所侵遂成目疾重以
母喪哭泣太過至是疾逾甚所居用重簾蔽明不勝痛楚
然聞詔即日啓行上聞之遣醫官皇甫知常及僧中印以
驛騎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先臣至江州不遠元詔十一
月十九日奏至上語趙鼎喜其尊朝廷誦司馬光通鑑名
分之說以稱之賜扎褒諭謂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
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先臣奉詔遂還軍時僞齊于唐
州北何家寨置鎭汝軍屯兵聚糧爲窺唐計先臣遣王貴
董先等攻毀之有僞五大王劉復擁兵出城迎戰貴等擊

之於大標木依山而陣衆幾十倍一戰俱北橫尸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亨以十萬衆掠唐鄧來援貴先嚴兵備之既戰佯北命馮賽以騎兵繞出其後亨果來追先回兵夾擊生擒薛亨及僞河南中軍都統郭德等七人殺獲萬數俘獻行在五大王以匹馬逃先臣即奏云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齊有重兵繼援未可與戰不許然貴等已至蔡城閉拒未下先臣遣人返之貴等回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序商元孔彥舟王爪角王大節賈關索等併兵來絕貴歸路貴迎擊大敗

之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更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
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尸塡谷得馬二千餘疋
及器仗兵甲無筭降騎卒三千餘人賊兵之在蔡者望見
官軍皆遁上聞捷大悅賜札褒諭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
金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先臣方按邊暴露手詔
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耻又遣賜馬鞍四鐵簡二香
茶藥等傳宣撫問召赴行在

紹興七年丁巳歲　年三十五　入覲論馬　扈從至建
康　除太尉除宣撫使營田大使　論恢復　與張

淡論劉光世軍事　解兵柄召還軍　奏以本軍恢
復　論建都　進屯淮甸　計廢劉豫

春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論用兵之要因問先臣卿在軍中得良馬否先臣對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臣有二馬固嘗奇之日啖芻豆至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則寧餓死不受介冑而馳其初若不甚疾比行百里餘始振鬣長鳴奮迅示駿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其爲馬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値復襄陽平楊么不期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

所受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
馳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爲馬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二月除
起復太尉加食邑制詞有積穫齊山俘纍載道令行塞外
響振關中等語賞商虢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田大使
三月扈從到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酈瓊等兵
五萬二千三百餘人馬三千餘疋隸先臣且詔王德等曰
聽飛號令如朕親行先臣因數得見上論恢復之畧疏入
上親批紙尾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

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諭以前議已決進止之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在今日誠不可失意先臣復奏申述前志賜札褒諭又令節制光州方率厲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原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沮之其議遂寢王德酈瓊之兵亦不復畀之矣夏奉詔詣都督府與張浚議軍事時德瓊之兵未有所付浚意屬呂祉乃謂先臣曰王德爲將淮西軍之所服也浚欲以爲都統制而令呂祉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先臣曰淮西一軍多叛亡盜賊變亂在反掌耳王德酈瓊素等夷夙不

相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雖通才然書生不習
軍旅不足以服衆飛意必擇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
可定浚曰張宣撫何如先臣曰張宣撫宿將飛之舊帥也
然其爲人暴而寡謀且酈瓊等素所不服者恐未能以安
反側也浚又曰然則楊沂中先臣曰沂中之視德等耳豈
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也先臣曰都
督以正問飛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爲計耶即日上
章乞解兵柄以張憲攝軍務自與子雲步歸廬山廬於周
國夫人姚氏墓以持餘服浚怒奏先臣積慮在于併兵奏

牘求去意在要君卽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爲湖北京西路
宣撫判官監其軍宗元日閱部伍乃心服先臣之能上時
連詔促先臣還軍先臣力辭乞持餘服詔屬吏造廬以死
請不得已乃趨朝既見猶請待罪上知其故優詔答之仍
往張浚議事畢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上曰將
帥輯睦士卒精鋭上則稟承朝廷命令人懷忠孝下則馴
習武技衆和而勇皆宣撫岳飛教養之所致上大悦賜詔
褒諭先臣遂上疏乞以本軍進討劉豫御札報許先臣將
奉詔行復奏請建都上流用漢光武故事往來督戰親率

六軍庶幾入心用命之意未報而酈瓊叛歸僞齊矣初先
臣既還軍張浚竟用呂祉爲宣撫判官王德爲都統制護
其軍瓊果大譟不服訟德于浚浚懼乃更以張俊爲宣撫
使楊沂中爲制置使呂祉爲安撫使召德以本軍還爲都
督府都統制瓊益不服擁兵詣呂祉執祉斬之盡其衆七
萬走僞齊降報至中外大震浚始悔不用先臣言于是上
賜詔報先臣以兵叛之後事宜異前遷都之舉宜俟機會
先臣復上奏云叛將負國臣竊憤之願進屯淮甸伺番僞
機便奮擊期于破滅降詔獎諭而未之許先臣奉詔以舟

師駐于江州爲淮浙聲援得報僞齊劉豫已廢先是六年
間先臣在襄漢豫兵連衂其爪牙腹心之將或擒或叛屢
不自振然倚金人之勢猶盜據中原先臣知粘罕主豫而
兀朮常不快于粘罕可以間而動是年十月諜報兀朮欲
與豫分兵自淸河入寇上令先臣激厲將士以備俄兀朮
遣諜者至先臣軍爲邏卒所獲縛至前吏請斬之先臣愕
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也引至私室責之曰吾向
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
來繼遣人問齊帝已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

太子于清河矣然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緩死
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齊同謀殺兀朮事曰八月交鋒我
竊力相擊彼已不疑江上之約其遂矣事濟宋與齊爲兄
弟國因謂諜者曰汝罪萬死吾今貸汝復遣汝至齊問舉
兵期宜以死報刲股肉納書厚幣丁寧戒勿泄諜唯唯拜
謝而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諜竟抵
兀朮出書示之兀朮大驚馳白其主于是清河之警不復
問豫以故得罪遂見廢奪先臣乃上奏謂宜乘廢立之際
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未許上遣江謐至江州就賜茶

藥酒果及賜燕宣勞且賜扎嘉諭初豫之未廢也本朝使人張邵留虜中久上其元帥阿盧五書以景延廣之事感動之時虜之欲廢豫久矣豫既立歲遣將數百騎來巡邊豫必出郊迓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虜假手于豫以撫定梁宋齊魯之地豫竭力行賂自固以結粘罕自謂太山之安兀朮深惡恨之富鄜瓊之叛附也虜懼其有衆過盛分散其兵虜亦不厚鄜瓊軍皆有悔意至是以先臣用間兀朮得以藉口而行其謀廢之際止以一羸馬負之而北降封蜀王而民人積怨久咸莫之哀當是時也虜懼中原有

變乃紿謂人曰且迎少帝來矣謂欽宗也百姓日夕延頸
望久之不然而勢已定矣此葢用兵一大機會也朝廷失
之

紹興八年戊午歲　年三十六　還軍鄂州　備金人
入覲　論和議之非

春二月還軍鄂州復累請恢復于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
折先臣歷陳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諜報金人駐兵京師順
昌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
聲言欲迎敵岳太尉朝廷第令先臣隄備明遠斥堠習水

戰練閱軍實爲待敵計不發兵深入先臣奉詔日夜訓閱更迭調軍屯襄漢守備秋召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歸我河南地先臣入對上諭之先臣對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臧貽後世譏議上默然宰相秦檜聞而銜之已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親扎歸功于先臣以爲戮力練兵扶顛持危致虜人革面之效先臣不悅謂幕中人曰犬羊安得有盟信耶

紹興九年己未歲　年三十七　講和　授開府　請謁

春三月以復河南赦天下先臣表謝深寓和議未便意有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于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之語秦檜深恨之十一月授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俱進秩一等先臣獨力辭且疏言不可論功行賞取笑夷狄上三詔猶不受復優詔諭之以邵毅蔡公爲譬不得已乃拜先臣益自奮勵教練士卒遣質信材辨者往伺虜釁時上方以范如圭請遣齊安郡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等謁陵寢先臣自請願帶輕騎同往灑掃實欲以覘敵勢而伐其謀也秦檜知

其旨奏言新復故地之初正宜大將存撫軍旅上優詔奬
諭而止其行又勑先臣軍凡新界軍民毋得接納其自北
而來者皆送還之所遣渡河之士悉令收隸無使往來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八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紹興十年　紹興十一年

紹興十年庚申歲　年三十八　金人叛盟　援劉錡請建儲　加少保諸路招討使　分遣諸將　復西京曹陳鄭趙州潁昌府永安南城軍等　戰曹州宛亭縣渤海廟中牟縣京西黃河上西京河南府臨潁縣劭原曲陽永安軍等　殺鶻裡郎君王太保等

擒劉來孫等　駐郾城大破兀术　破拐子馬　戰
五里店　戰小商橋楊再興歿　大戰潁昌府城西
斬夏金吾等　擒王松壽張來孫等　駐朱仙鎮
背嵬軍大破兀术　兀术奔京師　輯諸陵　兀术
棄京師　班師　乞致仕　入覲　遣援川陝等處
夏金人果叛盟犯拱亳諸州上大感先臣言以爲忠五月
下詔命先臣竭忠力圖大計須奇功不次之賞崇戰士捐
軀之典閱諭兩河忠義之人結約招納賜扎有曰金人過
河侵犯東京復來占據已剗舊疆鄉素懷忠義凡對境事

宜可以乘機取勝者悉從便措置若事體稍重合禀議者
即具奏來時先臣亦以得警報奏乞詣行在所陳機密會
劉錡據順昌抗虜告急于朝上亟命先臣馳援先臣即遣
張憲姚政赴順昌復奏請入覲上遣李若虛至軍賜札有
曰賊方在境難以召卿還來面議今遣李若虛前來就卿
商量又曰設施之方則專委卿朕不可以遙度也先臣乃
命王貴牛皐董先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陝以東
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分布經畧又遣梁興渡河
會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調兵之日命各語其家人期

以河北平乃相見又遣官軍來援劉錡西援郭浩控金商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以闞中原將發熏衣盥沐閉閤修書上奏言儲貳事其畧以爲今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仇意初八年秋先臣因召對議講和事得詣資善堂見孝宗皇帝英明雄偉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其在是乎家人問其所以喜先臣曰獲見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詣行在也葢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先臣亦以機會難失不復敢乞覲乃疏言之上得奏嘉歎其忠賜札報曰非卿忱誠忠讜則言不

及此六月授少保兼河南府路陜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先臣以無功辭上不允至引蘧伯玉爲詞乃拜受詩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軍及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于曹州又捷于宛亭縣荆岡殺其千戸三人并大將鶻旋郎君又捷于渤海廟閏六月張憲捷于潁昌府復之先臣親統大軍去蔡而北上以先臣身先士卒忠義許國賜札褒諭張憲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三千餘騎翟將軍益兵來復敗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也孛堇再以六千騎寇潁昌二十五日董

先姚政敗之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千騎于鄭州復鄭州二十九日劉政復刼之於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疋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秋七月一日張應韓清復西京破其衆五千牛臯傅選捷于京西又捷黃河上孟邦傑復永安軍初二日其將楊遇復南城軍又與劉政捷西京僞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棄洛陽歸懐孟時大軍在潁昌諸將分路出戰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未已兀术大懼會龍虎大王於東京議以諸帥皆易與獨先臣孤軍深入將勇兵精且有河北忠義響

應之援其鋒莫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大以
先臣一軍爲慮賜扎令先臣占穩自固先臣曰虜之技窮
矣誠如諜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戰且詈之兀朮
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葢天大王僞昭武大將軍
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
陣謂之曰必勝而後還如不用命吾先斬汝矣鏖戰數十
合賊尸布野得馬數百疋楊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朮
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
凡三人爲聯號拐子馬又號鐵浮圖如墻而進官軍不能

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將懼先臣笑曰易
耳乃令步軍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但斫馬足拐子馬本
相聯合一馬僨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尸
如山兀术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
由是遂廢兀术又益兵至郾城北五里店初十日背嵬部
將王綱以五十騎出覘虜遇之奮身先入斬其將阿孛朶
孛堇賊大駭先臣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衆欲少却
先臣曰不可汝等封侯取賞之機正在此舉豈可後時自
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霍堅者扣馬諫曰相公為國重臣

安危所係奈何輕敵先臣鞭堅手而麾之曰非爾所知乃
突入賊陣左右馳射士氣增倍無不以一當百呼聲震地
一鼓攻之捷聞上賜札獎諭又遣內侍李世良至軍前傳
宣撫問賜金盒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十萬緡尋又賜
錢二十萬緡以資犒賞之用兀术復率衆併力來攻頓兵
十二萬于臨潁縣十三日楊再興以三百騎至小商橋與
賊遇驟與之戰殺虜二千餘人并萬戶撒八孛堇千戶百
戶長毛毛百餘人再興遂死焉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
兀术夜遁郾城方再捷先臣謂臣雲曰賊犯郾城屢失利

必回鋒以攻潁昌汝宜速以背嵬援王貴既而兀朮果以十萬騎來于是貴將遊奕雲將背嵬戰于城西虜陣自舞楊橋以南横亘十餘里金鼓振天城堞爲搖雲令諸軍勿牽馬執俘視麾而發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而進自辰至午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殺其都統上將軍夏金吾并千戶五人擒渤海漢兒王松壽女眞漢兒都提點張來孫千戶阿黎不由璀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餘人獲馬三千餘疋及雪護蘭馬一疋金印十枚以獻兀朮狼狽遁去副都統粘汗孛堇重

劄與至京師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李山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疋追奔十五里先臣上郾城諸捷上大喜手詔稱述其事有曰自胡羯入寇以來曾未聞遠以孤軍抗茲勁敵如今日之用命者也復賜錢二十萬緡以犒軍是月梁興會合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榮牛顯張峪等破賊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劉來孫等十四人獲馬百餘疋又捷于沁水縣復之斬賊將無數又追至孟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成太保等以所部六千餘人降又追至東陽賊

棄營走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尉兵五千餘騎尸布十里獲器械鎗刀旗幟甚衆擒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衛等州之兵萬餘再戰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馬騾二百餘頭高太尉以餘卒遁又敗之於翼城縣復之又會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軍中原大震先臣上奏以為自遣本司統制趙俊喬握堅梁興董榮等過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臣契勘金賊近累敗衂虜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京城南壁此正陛下中興之

機金賊必亡之勢苟不乘時勦殺必貽後患望賜指揮令
諸路兵火速並進秦檜患之第報楊沂中劉錡新除而不
言所遣先臣獨以其軍進至朱仙鎮距京師纔四十五里
兀朮復聚兵且悉京師兵十萬來對壘而陣先臣按兵不
動遣驍將以背嵬五百騎大破之兀朮奔還京師先臣乃
令李典檄陵臺令朱正甫行視諸陵葺永昌永安永興等
陵神臺枳橘柏樹之廢伐者補而全之先是先臣自紹興
五年遣義士梁興渡河敗金人于太行殺其偽馬五太師
及萬戶耿光祿破平陽府神山縣遣張横敗金人于憲州

擒嵩憲兩州同知及嵩嵐軍判官道高岫魏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令梁興等宣布朝廷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士相與犄角破賊河北盡呼梁興為梁小哥又遣邊俊李善等渡河撫諭申固其約河東山寨韋詮等皆歛兵固堡以待王師烏陵思虜之黠酋也亦不能制其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岳家軍來當迎降或有率其部伍舉兵來降者李通之衆五百人胡清之衆千一百人李寶之衆八千李興之衆二千懷衞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洪等僞統制王鎮崔慶將官李覬秉義郎李

濟等皆全領所部至麾下以至虜酋之腹心禁衛如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及張仔楊俊等亦密受先臣旗牓率其衆自北方來降韓常亦以潁昌之敗失夏金吾金吾兀朮子壻也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密遣使願以其衆五萬降先臣遣賈興報許之是時虜酋動息及其山川險易先臣盡得其實自磁相開德澤潞晉絳汾隰豪傑期日興兵衆所揭旗皆以岳爲號聞風響應及是朱仙鎮之捷先臣欲乘勝深入兩河忠義百萬聞先臣不日渡河奔命惟恐不及各齎兵仗糧食團結以待先臣父老百姓爭

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餽義軍頂盆焚香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虜所置守令熟視莫可誰何自燕以南號令不復行兀朮以敗故復簽軍以抗先臣河北諸郡無一人從者乃自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先臣亦喜語其下曰這回殺番人直到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耳時方盡受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私于金力主和議欲盡淮以北棄之聞先臣將成功大懼遂力請于上下詔班師先臣上疏言虜人盡聚東京屢戰屢奔銳氣沮喪聞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

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籌之熟矣惟陛下圖之疏累千百言上亦銳意恢復欲觀成效以御札報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爲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楊沂中劉錡同來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卽約期竝進檜聞之益懼知先臣志不可回乃先詔韓世忠張俊劉錡楊沂中各以本軍歸而後言於上以先臣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字牌者十有二先臣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功廢于一旦非臣不稱職權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

先退先臣孤軍深在敵境懼兀朮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
將翼日渡河兀朮恐京城之民爲內應夜棄而北遁百里
先臣始班師父老人民大失望遮先臣馬首慟哭而訴曰
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虜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
此某等不遺噍類矣先臣亦立馬悲咽命左右取詔書以
示曰朝廷有詔吾不得擅留勞苦再四而遣之哭聲震野
及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及百姓僧道父老坌集于庭相帥
叩頭曰某等淪陷腥羶將逾一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
在恢復某等跂望車馬之音以日爲歲今先聲所至故疆

漸復醜虜梟奔民方室家胥慶以爲幸脫左衽忽聞宣相
班師誠所未諭宣相縱不以中原赤子爲念其亦忍棄垂
成之功業耶先臣謝之曰今日之事豈予所欲哉命出詔
書置几上進士等相帥歷階視之皆大哭相顧曰然則將
柰何先臣不得已乃曰吾今爲汝圖矣乃奏以漢上六郡
之閒田處之且留軍五日待其徙從而遷者道路不絕今
襄漢多是焉方兀朮夜棄京師將遂渡河有太學生叩馬
諫曰太子無走京城可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兀朮曰岳
少保以五百騎破吾精兵十萬京師日夜望其來何謂可

守生曰不然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岳少保禍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兀朮事故以爲言兀朮亦悟乃卒留居翼日果聞班師然亦幸其去不敢追也論者謂先臣得乘是機以往北虜雖强不足平也故土雖失不足復也一簣虧成萬古遺恨先臣既還虜人得伺其實無所忌憚兵勢漸振向之已復郡縣又稍稍侵寇先臣抑鬱不自得自知爲檜所忌終不得行其志用兵動衆恢擴土宇今日得之明日棄之養寇殘民無補國事乃上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優詔不許奉詔

自廬州入覲上問之先臣茀再拜謝虜人大擾河南分兵趨川陝上命先臣應之以王貴行八月以趙秉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爲秉淵所敗又悉衆圍秉淵先臣復命李山史貴解其圍虜再攻潁昌上命津發人民于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捷于千秋湖命以蔡州軍牽制九月虜犯宿亳命控扼九江又付空名告身自正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道以激戰功冬十月川陝告急復請益兵以董先行又命廣設間諜誘契丹諸國之不附兀术者十一月命益光州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入比陽舞

陽伊陽諸縣令捍禦提備是年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衛二州大破兀朮軍斷山東河南金帛綱馬之路金人大擾
紹興十一年辛酉歲 年三十九 援淮西 召赴行在
除樞密副使賜金帶魚袋等物 按閱御前軍馬
還兵柄 充萬壽觀使 證張憲事冤
春正月諜報虜分路渡淮先臣得警報即上疏請合諸帥之師破敵未報十五日兀朮韓常果以重兵陷壽春府二十日韓常以龍虎大王先驅渡淮二十五日駐廬州界邊

報至行在上賜札曰虜人已在盧州界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照應出其賊後詔未至先臣竊念虜既舉國來寇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奔命可以坐制其斃二月四日旣遣奏復恐上急于退虜又上奏曰今虜在淮西臣若擣虛勢必得利萬一以爲寇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相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却且虜知荆鄂宿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貴得不拘使敵莫測至是上得會兵奏大喜及得擣虛奏果令緩行是日又得出蘄黃之請益喜手札報諭以爲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先臣始奉初詔

時方苦寒嗽力疾戒行以十一日引道先臣猶以大軍行緩親以背嵬先驅十九日上聞先臣力疾出師賜扎云聞卿見苦寒嗽乃能爲朕行國爾忘身誰如卿者師至廬州兀朮聞先臣兵將至懲潁昌之敗望風遠遁韓常亦以長葛乞降之舊先退軍渡淮先臣遂還軍舒州以待命上賜扎以爲小心恭愼不敢專輒進退殊爲得體兀朮用酈瓊計復趨濠州三月四日先臣不待詔即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兀朮先已初八日破濠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黃連鎮去濠六十里不能救楊沂中趨城遇伏僅以身免徵前之

兵殲焉虜方據濠自雄聞先臣至又遁夜踰淮至不能軍四月遣兵捕郴賊駱科又遣兵援光州月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復橫暫却復進不可再圖隄防攻討皆無預于恢復大計柘皋之戰亦僅能拒敵人鋒而已先是十年冬司農少卿高穎慷慨自陳欲裨贊岳飛十年連結河朔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爲攻討計上以其奏下先臣司至是先臣所遣梁興不肯南還復懷衛二州絕虜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路然亦竟無所就虜人之强自若旣而秦檜竟欲議和忠諸將不同已用蜀士范同計召三大帥論

功行賞先臣至行在二十四日除樞密副使加食邑特旨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等物視宰臣初除禮先臣奏請還兵二十七日罷宣撫司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先臣並以本職按閱軍馬措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爲名撫定韓世忠軍于楚州先是先臣少俊等十餘歲事俊甚勤紹興改元有李成之役俊既明先臣功得进其罪甚德先臣且服其忠畧屢稱薦於上其後二三年間蕩兩廣江西之巨寇復襄漢六郡之故疆不淹時而大功立時論稱乎在諸將右上亦自

謂得人傑行賞不計其等擢之不次之位俊頗不平四年
冦犯淮西俊分地也怯敵不肯行宰相趙鼎責而遣之至
平江府又以墜馬傷臂辭鼎怒命一急足領之出關且奏
請誅俊以徼不用命者既又以無功還先臣渡江一戰大
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畀以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耻
之及先臣位兩府正專征天下稱三大帥與俊敵體俊忿
嫉見于詞色先臣益屈已下之數以卑詞致書于俊俊皆
不答楊么平先臣又致書獻俊樓船一兵械悉備俊受船
復不答先臣事之益恭俊橫逆自若至七年恢復之請大

合上意兆書面命皆有褒異之詞如中興事一以委卿非
我忠臣莫雪大耻卿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甚者聽
飛號令如朕親行之句俊見之常憾其軋已有意傾之是
歲淮西之役先臣聞命即行途中得俊咨目甚言前途乏
糧師不可行先臣不復問鼓行而前故賜兆云卿聞命即
往廬州轉餽艱難不復顧問必遄其行非一意徇國誰能
如此俊聞之疑先臣漏其書之言於上歸則倡言于朝謂
先臣逗遛不進以乏餉爲辭或勸先臣與俊廷辨先臣曰
吾無媿者此心耳何必辨及是覘世忠軍俊與先臣往辭

秦檜檜曰且備反側檜意葢欲激變其軍以及世忠也先
臣曰世忠歸朝廷楚州之軍即朝廷之軍也公相命飛以
自衞則何爲者若使飛捃摭同列之私尤非所望于公相
者檜色變獨俊承風旨知世忠嘗以謀刼虜使敗和議忤
檜至是欲分其背嵬謂先臣曰上留世忠而使吾曹分其
軍朝廷意可知也先臣曰不然國家所頼以圖恢復者惟
自家四三輩萬一主上復使韓太保典軍吾儕將何面目
見之俊大不樂及至楚州視城俊顧謂先臣曰當修城以
爲守備計先臣曰吾曹當僇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

耶俊艴然變色遷怒于二候兵以微罪斬之韓世忠軍吏耿著與總領胡紡言二樞密來楚州必分世忠軍且曰本要無事却是生事紡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擇酷吏治獄將以扇搖誣世忠先臣歎曰吾與世忠同王事而使之以不辜被罪吾爲負世忠乃馳書告以檜意世忠大懼亟奏乞見投地自明上驚諭之曰安有是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詰檜且促具著獄于是著止坐妄言追官杖脊黥流吉陽軍而分軍之事不復究矣俊于是大憾先臣及歸倡言于朝謂先臣議棄山陽專欲保江且密以先臣報世忠事告

檜檜聞之益怒使諫臣羅汝檝彈其事初檜不欲宗弼先
臣乃建資善之請檜擠趙鼎而黜之先臣獨對衆歎惜與
檜意俱不合檜私虜主和議先臣慷慨上平戎之策以恢
復爲已任入覲論和則斥相臣謀國不臧表謝復河南地
有唾手燕雲等語上嘗手書諸葛亮曹操羊祜三事賜先
臣先臣恭書其後鄙曹操之爲人酷虐變詐且曰若夫鞭
撻四夷尊强中國臣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否也至虜人
渝盟上劄付檜奏于先臣先臣讀之至德無常師主善爲
師之說惡其言飾奸罔上則恚罵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

大臣秉國政而忍面謾其主邪檜自是旣憾先臣之非已
又懼其終梗和議忤金人意謂先臣不死已終及禍遂有
必殺先臣之念日夜求其隙以陷之先臣亦自知不爲檜
俊所容屢請解兵避之不許始檜議和諸將皆不服檜知
張俊貪可以利動乃許以罷諸將兵專以付俊俾贊其議
俊果利其言背同列而自歸于檜檜深德之至是得俊陷
先臣語復投其所甚欲乃日召俊與謀共危先臣以万俟
卨在湖北嘗與先臣有怨乃諷卨彈之卨尤喜附檜願效
鷹犬章再上不報又諷羅汝楫章六上亦不報會先臣亦

抗章請解樞柄上惜其去優詔答之不許先臣力辭八月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奉朝請恩禮如初殊檜俊之忿未已密誘先臣部曲有能告先臣事者寵以爵賞卒無應命又遣人伺其下與先臣有微怨者輒引致之使附其黨否者脅之以禍聞王貴嘗以潁昌怯戰爲臣雲所折責及其凱旋先臣猶怒欲斬之以諸將懇救獲免又因居民火貴帳下卒盜取民蘆筏以蔽其家先臣偶見之卽斬以狥杖貴一百檜俊意貴必憾先臣父子使人誘之貴不欲曰相公爲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爲怨將不勝其怨矣檜

俊不能屈乃求得貴家私事以刼之貴懼而從又得王俊者嘗以從戰無功歲久不遷頗怨先臣且位副張憲屢以奸貪爲憲所裁與憲有隙俊本一黠卒始在東平府告其徒呼千等罪得爲都頭自是以告訐爲利不問是否自出身以來無非以告訐得者軍中號曰王鵰兒檜俊使人諭意俊輒從于是檜俊相與謀以爲張憲貴俊等皆先臣部曲使其徒自相攻發因以及其父子庶主上不疑張俊乃自爲文狀以付王俊妄言張憲謀據襄陽營還先臣兵柄使告之王貴乃使貴執憲以歸於巳是時俊附檜黨檜方

專國擅權威動人主風旨所向孰敢違忤自非守道之士
未有不折而從之者故貴等惟其所使憲未至張俊時視
師在建康預于行府置獄待之屬吏王應求請于俊以為
密院無推勘法恐壞祖宗制俊不從親行鞫煉使憲自誣
謂得臣雲手書命憲營還兵柄憲被血無完膚竟不伏俊
手自具獄詞告于檜十月械憲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三日
檜奏乞召先臣父子證張憲事上曰刑所以止亂若妄有
追證動搖人心不許檜乃不復請即日矯詔召先臣入下
大理臣雲亦逮至據三朝北盟集先臣飛傳前一夕有以檜謀語先臣

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于不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先臣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飛心耳檜初命何鑄典獄鑄明其無辜白之檜檜曰此上意也鑄曰鑄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强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不納改命万俟卨卨不知所問第誣言先臣父子與憲有異謀又誣先臣使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之虛申探報以動朝廷臣雲與憲貴令之擘畫措置而其書皆無之乃妄稱憲貴已焚其書無可証者自十三日以後坐繫兩月無一問及先臣卨等皆憂懼無辭

以竟其獄或告之曰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固可罪也卨喜遽以白檜十二月十八日始劄下寺命以此詰先臣卨先令簿錄先臣家取當時御札束之左藏南庫欲以滅迹逼孫革等證先臣逗遛而往來日月甚明竟不能紊乃命評事元龜年雜定之以傅會其獄會歲暮獄竟不成檜一日自都堂出徑入小閣危坐終日已而食柑以爪畫其皮殆盡良久手書小紙令老吏付獄中遂報先臣死矣葢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年三十有九初憲與臣雲獄詞出於吏手一二寺官相繼以去既不得毫髮始以逗遛詰之先臣

困廹亦無服詞既先臣死矣其具獄稱以衆證結案先臣
賜死憲與臣雲俱棄市張俊楊沂中澁之稍出兵衛諸門
且命俊沂中遣卒遷先臣與憲家族于嶺南行路之人見
者隕涕家產皆籍沒檜使親黨王會搜括之家無擔石之
儲器用惟存尚方所賜之外無有也先臣原幕屬賓客坐
罪者于鵬孫革等六人獨參謀薛弼嘗有德于烏檜在永
嘉日又嘗從檜遊且足恭奴事得其歡心及在先臣幕中
知檜惡先臣動息輒報得不坐初先臣獄檜以忌怨成隙
待先臣以必死何鑄既明其無辜失檜意而俾使虜雖遷

云查籥嘗謂人曰虜自叛河南之盟岳飛深入不已檜私
於金人勸上班師兀术亦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岳
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壻不可以不報必殺飛然後和可
成也檜以是殺先臣以示信洮尚書該亦謂先臣綵曰先
臣之忤張俊也以廉忤秦檜也以忠俊方厚貲而先臣獨
清檜方私虜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免也時以爲名言

[illegible]

請於方未徵而先臣獨力戰此所以不究也將以爲名言
臣之介亦未後也以應乎條檜也以忠後方厚貴而先臣獨
成也檜以是殺先臣以示信於虜書亦謂先臣衆曰先
飛方爲河北圖且殺吾婿不可以不報必殺飛然後和可
於金人檄上班師而兀朮亦遺檜書曰汝朝夕以和請而
云答經諸人曰應自然河南之謂古稱深入不已析木

執政實奪其位卨自請任其事乃擢爲中丞專主鍛鍊其
大理丞李若樸何彥猷以爲無罪固與卨爭卨卽日彈之
謂其黨庇先臣俱罷大理卿薛仁輔亦言其冤狀卒以罪
去知宗正卿士㒟請以百口保先臣卨劾之竄死于建州
樞密使韓世忠不平獄成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
憲手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也因力爭之檜不納尋世忠亦以劾檜而
罷布衣劉允升上疏訟其冤下棘寺以死王俊以告訐自
左武大夫果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使姚政龐榮傅選

等以傅會遷轉有差後王俊離軍檜猶不忘之授以副總管初鞫獄時董先亦逮至檜恐其有異詞引先面諭以甘言慰之曰無恐第證一句話語今日便出先唯唯檜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先引吏果服不逾半刻遂釋之此據趙甡之中興遺史

與洪皓在虜中有蠟書馳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惟先臣號之爲岳爺爺先臣死虜諸酋聞之皆酌酒相賀曰和議自此堅矣他日皓還朝論及先臣之死不覺爲慟上亦素愛先臣之忠聞皓奏益痛悔焉死之日天下毋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下至三尺童子亦怨秦檜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九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柱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先臣遺事　昭雪廟謚　秦國夫人遺事　諸子附孫

先臣遺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地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離膝下屢趣之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于畨音問隔絶先臣訪求數年不獲俄有自母所來者謂之

曰汝母寄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遣家人迎之阻于寇攘往返者凡十有八次然後得歸及歸母素有痼疾先臣雖身服戎事應酬無虛刻問以昏暮竊至母所嘗藥進餌語欵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則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嘗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毁瘠幾滅性自與男雲徒跣扶櫬歸塟江州南康軍界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有願代其役者郎謝之旣塟廬于墓側朝夕哀慟又刻木爲像行温凊定省之禮連表請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勅監司守臣請之仍

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强奉詔其視師
三年不忍棄衰麻
奉身儉薄不二截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
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服先臣用兵欲以子女交
歡嘗得名姝飾以金珠寶玉資奩巨萬遣使遺先臣次漢
陽使者先以書至先臣覽之不樂卽報書厚遣使者而歸
其女諸將或請曰公方圖關陜何不留此以結好先臣曰
吳少師於飛厚矣然國耻未雪主上宵旰不寧豈大將安
樂時耶玠見女歸益服其盛德少時飲酒能至數斗不亂

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復飲見夫人御繒帛則曰吾聞後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汝既與吾同憂樂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擣練者聞先臣歸遽止

秉志忠義自二聖北狩夷虜猾夏先臣每懷誓不與虜俱生之志刺繡爲袍有誓作中興臣必殄金賊主之文每援筆爲詩歌及諸題記莫不以取中原滅逆虜爲念手擭巨盜如李成曹成馬進彭友虔吉湖湘之寇皆同時諸將所不能爲者而先臣諸題記有曰此蜂蟻之羣豈足爲功共

詩詞亦有山林嘯聚何勞取沙漠犁凶定破機句每拜官
辭避之語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攘却夷狄掃除僭
竊於宣撫副使則曰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於太尉則
曰腥羶昨逆之族尚據中土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
心凡若此類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尺聞大駕所
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上嘗稱其尊朝廷有小心恭謹不敢
專輒語視國事如家事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皇儲
未育每對家人或私泣聞者竊笑之至十年北征首抗
建儲之議雖犯權臣忌不顧天下咸感歎其忠焉

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橫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愴皆欷歔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堅擊銳虜不破不止昔嘗受節制于諸將事多牽制不能自由每顧語其下曰使飛得與諸將齒不在偏校之列進退稟命於朝廷何功不立一死烏足道哉要使後世書册中知有岳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彷彿耳或問天下何時太平先臣應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太平矣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祁寒暑雨不憚勞苦雖疾病亦不問桀虜勍敵衆人所避先臣獨行弗顧如隆冬按邊

而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耻之詔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勤朕念不忘之褒患目疾赴援而上有委身狥國竭節事君之歎冒寒嗽馳師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諭於事尤不避繁碎當復襄漢平楊么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顧之責獨萃先臣凡州郡之所告急偵諜之所探聞朝徹宸旒募馳幕府一日間旣命圖此復命圖彼沓襍紛至先臣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平居憂國甚至諸大將率以兵爲樂坐糜廪費漫不加恤

先臣獨有憂色每調兵食必蹙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
瘁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大功未立何以
報國哉及京西湖北始平即募民營田凡流逋失業及歸
正百姓給以牛種輟大軍之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
里一意耕耨委任官吏各責成功又爲屯田法使戎伍攻
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
有條緒惜失其傳不可考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里日
闢委積充盈每歲餽運之數頓減其半上嘗手書曹操諸
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赴等以營田功遷秩荆湖之

民至今賴其利焉又諸大將多養會尊自肆崇飾體貌先臣
獨以宣撫司官屬有冗員亦屬蠹國害民乞行裁汰其體
國卒如此
欒施䟽財不殖家產所得錫賚率以激犒將士兵食不給
則資糧于私廩九江有宅一區聚家族之北來者有田數
頃盡以贍守家之人張俊貪占田徧天下家貲巨萬嘗謂
先臣形迹彼故憾之先臣死日王會極力搜刮家無餘儲
秦檜猶疑之謂所藏不止乃興大獄數年盡捕家吏逮治
有死者而卒不得緇銖云上知其清乏嘗欲擇第于行都

以先臣出師日自任其家事先臣辭曰北虜未滅臣何以家爲故起復制詞亦有厲霍嫖姚辭第之志語

先臣御軍之法其大端有六一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嵬軍所向一以當百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如有事時如注坡跳濠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爲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曲郭進有功于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臣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躓而踣先臣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是耶遽

命斬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始釋餘如傅慶以夸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訪用兵之術答曰智信仁勇嚴五者缺一不可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而已四曰明號令嘗謂授兵指畫約束明簡則使人易從五曰嚴紀律行師動衆秋毫無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及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嘗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從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嘗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盆以水人受一啜出

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故詔詞有絕少分
并與人同欲之語諸將遠戍或使夫人至其家勞問其妻
妾遺之金帛勉勵勸慰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
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撫問至手為調藥
朝廷每有犒賞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有司分給
苟私一錢必杖而殺之人人畏威懷德部衆十數萬多係
四方亡命樂縱嗜殺之徒皆奉命莫敢違夜宿民戶外民
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茅無敢亂者所過民不知
有兵市井販鬻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鬻薪自給有卒市

薪項愛其不擾欲捐其直二錢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頭耶盡償其直而去雖甚饑寒不變節時諸將所統曰韓家軍張家軍獨先臣軍倍爲嚴肅嘗自詫曰凍殺不拆屋餓殺不打擄是我軍中人也所過之處民皆荷鋤而觀舉手加額有感慕至泣者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殁于虜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葢不償不止也在合淝日遣騎馳奏至揚子江風暴禁渡與渡者力止之騎曰寧爲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絕流而渡望者以爲神

臨戎尤善以寡敵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破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最後以背嵬騎五百破兀朮十萬之衆兀朮素善用兵至是大懼棄走京師其用兵之精若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爲將無謀不可以搏匹夫故主于用謀如以逸諜破曹成僞書廢劉豫之類是也

臨事能定遇敵不爲猝動敵以爲撼山易撼岳家軍難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先臣獨不移足野次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賊莫敢犯兵雖屢

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戎身經數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用兵必以廣上德意爲先殲其渠魁釋其餘黨不妄僇一人裨將冦成嘗殺降卽劾其罪是以信義昭著恩結人心卽虜之簽軍咸有愛戴願附意如建炎三年常州之舉紹興十年金龍虎大王下忔查千戶高勇之屬故制詞有曰廣好生於朕志又曰宣予不殺之武等語

用人有方舉劾各得其當如以馬羽守蔡蘇堅守西京趙秉淵守淮寧皆有干城牧衆之功知興國軍徐璋知漢陽

軍呼延虎等皆以不職奏罷之然權雖專莫敢輒擅初平
襄漢諸郡彫瘵不堪州縣官率瓜期不赴上詔先臣得自
專辟置臧否之權先臣銓擇人物必以能安集百姓爲先
其舉用亦多自小吏識拔人樂于赴功期月之間咸以最
聞迨其稍復舊觀即上章乞還制置之權上降詔援衞青
不與招賢能遠權勢事稱之
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秩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章辭
不受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人諭意以飲至日當建節
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耶乃謝使者曰爲飛善辭

丞相岳飛可以義責而不可以利驅襄漢之役君事也使
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爲乎拔一城而予一爵所以待衆
人非所以待國士也及建節四上章辭不允乃拜受兵隸
李回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繼聞係劉堦高澤民僞請而
得之先臣驚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罪力辭不受
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岳飛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
事忠勇之名聞于江表紀律之嚴著于疲甿留屯洪州聲
勢甚遠江湖羣盜率皆逋逃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
咸謂稱職及得其外劉堦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

乞飛小心惶恐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倖望上即報囘
曰岳飛勇于戰鬭馭衆有方昨除官職出自朕意非因陳
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囘再三諭之乃止後幕屬劉康年亦
爲之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階先臣得其實鞭康年
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綸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命劉
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既復光世軍始至及論
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納山東豪傑數千人屢請
以曹州率衆來歸先臣以黃金五百兩予之俾壯士四人

偕往寶果領衆五千趨楚泗來歸韓世忠奏習之寶截髮痛哭願還先臣戲下世忠以書來諗先臣答曰是皆爲國家效力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曰將士效力臣何功之有故將士有功絲毫必錄行賞于朝或功多賞薄不憚再三開陳以爲之請若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功而得者即轉餉之臣于軍需無缺亦上之朝如魯紆薛弼劉延年程千秋之類皆以勞遷職更如小吏亦予以二階及游說進士蕭清臣趙淵陶著等亦畀以官尤嚴死事之典朝歿夕上如舒繼明吳立等

皆蒐訪而得不遺一人

御子尤嚴臣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其所超遷皆朝
廷舉察上所特命復襄漢功第一不上踰年銓曹辨之始
遷武翼郎平楊么功亦第一又不上都督張浚知其實曰
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爲公也乃奏云湖
湘之役岳雲實爲奇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
異數先臣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累表辭謂士卒冒
死矢石建立功勞臣始列上事狀得沾一級男雲無故遽
躐崇資是不能與士卒同一律非大公至正之道其何以

服衆上嘉其志特命其請帶遙制則又辭謂使男雲不知
名器之重或就驕溢則上負陛下之恩下速縉紳之謗并
臣之罪亦無所逃至十年潁昌之戰功先諸將授忠州防
禦使則又辭命帶御器械則乃力辭獲允而後止上嘗賜
詔以復見西平有子稱之其遇諸子也平居皆不令近酒
爲學之暇使操畚鍤治農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重節義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誣謗謫官行至長沙賊曾
劉忠誘其附已以叛所大罵不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
先臣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

年遇明堂恩拾其子而補宗本文資奏上允之又陳述張
所死難之由乞追復原職仍乞加褒典以旌其忠上俞之
特賜其家銀絹百疋兩與一資恩澤
先臣議論持正不肯阿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
有强顏扳附意故卒亦以此賈禍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
顯皆上所親擢上嘗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
勇久經戰陣親冒矢石者先臣得附竹帛之光以此
尊賢禮士食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傑士多歸之商確古
今夜分乃寢先臣每出則戎服弁首治理軍務入則褒衣

綏帶講論經史恂恂若書生又雅歌投壺俱極精致有古
儒將風宰臣趙鼎嘗稱其親禮儒生稟命朝廷能得事上
之禮參政席益嘗賀其幕中得名士又每軍行駐劄處士
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先臣竝採納而厚禮之危難中被
其矜全者甚衆其篤愛善類培植士流每如此

儒將風宰臣趙鼎嘗稱其規禮儒生稟命則廷諸名非一
之禮參政所益實其某中得名士又每年行謁劄處士
人爭獻詩文或陳利害先臣並採納而厚禮之危難中或
其務全者甚衆其意愛善獎培植士流每如此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于位子熺勒令致仕高宗勵精圖治黜退秦檜姻黨首欲復先臣官時宰万俟卨係主煆鍊先臣獄者力陳以爲虜方顧和一旦錄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大舉入寇朝廷始追悔和議之非太學生程宏圖上書其畧云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其先務有四一當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自和議既行之後爲故相秦檜所懊沮喪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欲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而興起之然哀痛之詔不可徒

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夫檜所以失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殲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三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一言及時事不論是非例置死所天下不知有陛下而欲人呼巳聖臣元聖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所由掃地矣至如士大夫陷沒虜中而家屬在中國者和議既成檜既不能庇其宗族以結其心乃狥虜人之請而悉驅之往虜當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恨其絕望于我也今者要當

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雪趙鼎岳飛之寃而復其官祿
然後下詔將見咸鼓舞懽忻吐憤紓懷朝讀詔而暮赴義
矣上深然之下詔諭中原及諸國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
歸者蓋爲權臣所悞追悔無及又詔許先臣家自便盡室
生還竄檜黨于荒遠示不復用初秦檜以岳陽與先臣姓
同改純州至是詔仍復舊號上意一孚志士爭奮紹興三
十二年孝宗皇帝踐祚以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諸將
與合軍咸陳牒訟先臣寃澈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
如雷皆呼曰爲我岳公爭氣效一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

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徹巡視營壘見萬竈鱗次軍無譁諜乃竦然曰良將遺模乃在此乎尋帝下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十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勞不自矜伐遺風餘烈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其制詞有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蓋指先臣建儲之議也于是先臣復少保兩鎮節度使官敕塟臨安府西湖上以一品禮尋詔臣雲復左武大

夫防禦使以禮祔塋先臣妻李氏復楚國夫人臣雲妻鞏氏復恭人臣雷及霖震靄先臣孫申甫經緯綱紀俱各復官補官女倈嫁則官其夫詔還先臣籍沒簿籙有司會其直共得緡錢萬上惻然歎其貧命以見緡錢賜償之以鄂州軍民請詔建廟于鄂賜號忠烈尋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爲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錄旣而李若樸除郎同時推獄何彥猷妻劉氏經都堂陳狀乞比例李若樸除郎事理推恩奉旨何彥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乾道元年以張憲之子敵萬訟寃詔復憲原觀

察使子四人各與補官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顔度請定
先臣謚有司初謚忠愍詔未允覆議以宗社再安遐邇率
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爲折衝禦侮定亂安民秋毫無犯
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爲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詔依以臣
霖臣甫請詔于左藏南庫給還先臣御札又給還江州田
宅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
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韓張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
知之天下共知其冤臣霖稽首泣對曰仰蒙聖察撫念臣
家臣不勝感激又臣霖嘗漕湖北武昌軍士百姓設香案

具酒牢哭而遠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此來矣
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含食哭曰不善
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又嘗帥廣州道出
章貢父老咸率其子弟來迎皆涕淚曰不圖今日復見相
公之子其遺德之在人者此

其酒牢哭而遂迎布一廬哭尤哀門相公今不復此矣衆人念之群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往嫗含食哭曰不幸爲人爲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孫皆然又嘗聞贑州逆出章貢父老咸率其子弟來迎哭詣城門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于其遺德之在人若此

楚國夫人遺事 諸子

先臣妻李氏歷授楚國夫人紹興十一年流嶺表至三十二年孝宗詔復原封 全傳原本缺

臣雲先臣長子也年十二從張憲戰每捷軍中號羸官人平襄漢先諸軍登城下鄧州又下隨州先臣不上其功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么功亦第一先臣匿弗奏都督張浚特奏請遷職嘗有旨授三資先臣力奏辭之每戰能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潁昌大戰出入虜陣甲裳爲赤體被百餘創然有功每不奏列故多不著聞於世累任先臣

機幕帶御器械提舉醴泉觀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卒之日年二十三紹興三十二年孝宗立詔追復原官䘏塟先臣飛墓後以子甫升朝贈安遠軍承宣使妻鞏氏詔復恭人子二人甫申孝宗詔俱補承信郎與合入差遣甫奏乞改文階授承務郎歷仕吏部郎女一大娘詔出嫁官其夫進武校尉

臣雷故任忠訓郎閤門祗候紹興三十二年孝宗立詔追復原官後贈武畧郎子四人經緯綱紀孝宗詔各補承信郎女三詔俟出嫁官其夫進武校尉

臣霖任右承事郎孝宗初立詔復原官與合入差遣歷仕

至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子三人琛珂

璞隆興元年詔授琛承信郎

臣震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歷仕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

路常平茶鹽公事

臣霆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初名霨孝宗改賜今名仕修

武郎閤門祗候

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

先臣女安娘適高祚隆興元年詔補祚承信郎
祚假閤門祗候
臣霆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初名霖孝宗改賜今名仕修
務常平茶鹽公事
臣震孝宗初立詔補保義郎歷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
路隆興元年詔授琛承信郎
臣霖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大中大夫子三人琛珂
臣琛任右承事郎孝宗初立詔授以官與合入差遣見任

行實編年後跋

臣珂生最晚然實夙知先世事自㓜侍先父臣霖膝下聞有談及先大父時事者輒强記本末退而識之故臣霖亦憐臣有志每為臣盡言不厭諄復在潭州時國子博士顧杞等嘗為臣霖捜剔遺載考訂舊聞葺為成書會臣霖得疾不能上臨終執臣手曰先公之忠未白寃未雪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㓜稚大患漂泊縲囚及仕而考于聞見訪丁故卒掇拾參合必求其當故姑竢捜摭而未及上汝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臣親

承治命號慟踊絕自年十二三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
思臣頊爲兒時侍臣霖遊宦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
其父老皆涕洟來迎臣時在側感泣曰先公遺德猶在
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地爲然昔漕湖北日軍士百姓
皆痛哭來迎有一老嫗者詢其夫若子昔爲先公所斬
亦號泣不已嗚呼當時特以爲人情之念舊恩然耳夫
孰知匹夫匹婦之心輕怨易怒至于殺其所親而猶念
之苟非大有以服其心者孰能如是乎因是微有所覺
竊意舊編所載容有遺闕故姑緩之迨臣束髮遊京師

出入故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錄一語涉其時事即筆之於册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于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所出於下盍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酬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垂後世無窮之史其敢忽諸謹昧死上進嘉泰四年十一月朔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百拜謹上

景按行實編年六卷其敘述忠武王事績最詳且悉矣

竊猶有疑焉綱目及諸史書皆云秦檜命中丞何鑄鞫飛獄鑄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乃編年內獨未之載卽亦齋同時尚書章穎別作鄂王傳上之朝亦未見此語又杭州志及羣書皆云王被難時其幼女痛父寃抱銀瓶入井而死乃編年遺事內止載王女安娘適高祚而此女亦未之載夫背涅四字至今以爲美談史鑑諸書亦詎有妄筆王女入井死後人榜曰孝娥井廟祀至今英靈顯爍名人題咏亦多因歎精忠盛孝往往國史家乘有所輯錄

未盡而問見他說或父老流傳此亦齋公續編所以有百氏昭忠之錄也夫　士景謹識

按紹興五年王母姚太夫人㜸高宗賜𡑞江州今九江德化縣株嶺山是也在城南五十里外孝宗朝夫人李氏㜸亦賜𡑞江州今德化縣太陽山是也二山相去十里許由宋迄元明兩墳無恙嘉靖十年辛卯有土民陳守仁家世富豪乘王附近子孫遭宸濠亂逃竄未歸忽將親柩盜占太陽山破夫人塋侵𡑞其墓碑及御賜之石人馬磬被埋毀先是九江弘治九年童志載夫人李

氏塟此山且云其山環峯面日因塟焉守仁垂涎旣久
值嘉靖六年重修郡志是爲何志守仁遂賄改舊志云
夫人李氏附塟株嶺預爲盜塟訐訟張本也厥後陸志
又沿襲其說而童志遂置勿問矣故雖訟於官累世莫
决崇禎初中丞解公等檄德化伍令親往踏勘則株嶺
止姚夫人一塚所謂附塟之誣明矣太陽李夫人墓雖
洗占無踪掘地得殘碑片石有文可考現存郡庫所謂
太陽賜塟之童志確矣由是山歸于岳罪加于陳立碑
封植人心稱快焉其後九江復罹左兵之慘陳氏乘亂

復將碑石毀去而訟波再興　本朝鼎興以來歷訟多
年陳氏盜葬者之子孫已絕而旁支信𢘿牢執何陸二
志爲口實迄無定斷此景丙辰金陀之刻所以深痛乎
沉冤莫剖也乾隆五年太守施公特調九江廉能素著
德化支孫恩先列牘上控飭發德化令景公景公亦以
幹練見稱庭訊至再躬詣太陽山環峯面日宛然童志
所載併詢土人衆口一詞讞成具覆施公時叅政李公
以名太史分巡九江諸郡施公轉申於李李公如詳判
定大概以忠武太夫人賜葬株嶺夫人李氏賜葬太陽

山既弘治童志甚明嘉靖何志忽變爲附葬株嶺之說而陳之盜葬又卽先後其時明係秉筆者以岳氏奉祀無人九原不作遂欲乘機飄佔故改志以爲訐訟張本而陸志則又藍本何志卽今江省新修通志亦明載夫人葬太陽山而未能排何陸二志之非則未嘗深悉童何陸三志有公私之辨耳着於陳墳三丈以內禁築拜臺豎立李夫人墓碑道府縣守土各官列銜聲敘原委另鐫一石立於碑旁擇期守令致祭封禁云云嗚呼此太陽孤墟自陳氏盜葬後有司祭祀止祔主太夫人墓

側即子孫麥飯不得臨其穴而薦也二百餘年矣今使
諸君子力碑一石巍峩封祭之日豈惟子孫感激涕零黃
童白叟觀者不下萬人其歡聲直震動山谷也固先王
暨夫人英靈不泯而諸公褒德恤幽之功其何可沒哉
越二年施公特捐俸將郡城王舊祠宇鼎新重建邦人
尤頌其德謹附誌焉李公名根雲雲南趙州人施公名
廷翰福建晉江人景公名師毅山西安邑人思先暨弟
閎德王第四子支裔並九江諸生其修墓立碑鐫石景
成預焉 士景補識

按史氏有稱繼忠侯雲爲王養子者不知其何所据也夫侯係王冢嗣父子之間天性肫篤每形諸章奏凛然見王義方之嚴帝亦嘗以西平有子稱之王薨後孝宗賜塟西湖侯祔葬焉即亦齋金陀之紀一則曰先伯父再則曰先伯御帶雲子甫歷仕朝階著名當世亦齋以兄事之甚厚使其爲養子也王與亦齋寧無亂宗祧之嫌絕不畧爲辨別乎哉

按忠武之有祠也自鄂州勅建忠烈廟始由是錢唐相州歷朝相繼奉敕建祠凡王偶駐節處皆有祠秩於祀

典我江右當建炎三年巨寇李成馬進犯洪州王破之由鈞追至江州又大破之次年紹興改元命王屯洪州彈壓賊盜保障撫建諸郡充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三年奉命討虔吉彭友李動天諸劇盜悉臻蕩平精忠旗之賜所由來也其經畧九江至於再四記云有功德于民則祀之王之功德其沛於江右者甚大獨會省無專祠焉咸云缺典明嘉靖間新昌台山李公禎巡撫湖北於宋建忠烈廟外復市地別建廟制崇閎取本省附近黄梅支裔一人給以冠帶俾世奉其祀此百世瞻仰也

即以江右論陽明有殄宸濠功中丞王公企靖爲之立祠陶靖節風高千古中丞謝公旻亦爲建祠於康熙雍正時事也然則先忠武王祠之建能無重有望於繼此與

竝士棨識

重訂岳鄂王金陀稡編

經進家集序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于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書不爲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仇爲的以達奇正之權爲弓以奮决勝之勇爲矢奠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所藴謀畧所施往往見于表奏題跋吟咏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士至今傳頌以未覩全文爲恨先父臣霖嘗搜訪舊聞參稽同異或得于故吏所錄或

得于遺藁所存或備于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彙次成帙釐爲若干卷鈇其卷尾以俟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詩曰詞曰題記其目有八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捷非文也所以敘其垂成之功或以叅誣辨譏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錄至若建炎投匭之疏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密封焚稿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寮佐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概耳都上游奏止班師疏禱京洛出蘄黄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佚不可考者

究不知其幾何也臣異時倘未溘先犬馬誓將訪輯以補
其闕而備其遺臣竊觀高皇報先臣建儲之扎有曰覽卿
親書奏深用嘉歎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
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中原雲擾羣寇蝟興先
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復切當悉愜帝心至于褒嘉獎
激未易殫述此先臣所以蒙被知遇而見于題品者若是
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彰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
詔昧死上之秘府以備採錄奉議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
大軍倉臣岳珂謹序

大事會同管部詞謹序

而流上之瀆所以備採錄奉議原許楚鹽鎮江府丁謂若不能發指以從來哲則何以彰先帝知人之明致蒲首激未易測疏此先臣所以榮被知遇而見于遺品者若是臣極言大策萌奏可反復切當悉懷帝心至于絳霄變爲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中原雲擾羣寇蝟興先親書奏深用嘉歎非能識忠謀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求其國而稱其遺臣爲嚮高皇報先臣建備之札有曰覽卿究不知其後何也臣異時備未諳先大臣書辨論以闢

岳鄂王金陀稡編卷之十

王嫡孫　珂編進

七世孫　桂嗣刻

廿一世孫士景重訂

經進家集上

表　跋　奏議上

謝講和赦表　紹興九年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臣于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即已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

宣讀訖觀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戰不爭實帝王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覃敷輿情胥悅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于晉公皆盟壘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夷虜不情犬羊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懸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能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戎以安民廼講信而修睦已漸還乎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事身居將閫功無補于涓

埃口誦詔書面有慚于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詞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仇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臣飛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御書屯田三事跋 屯田御書見宸翰末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致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

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擥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爲乎許劭謂爲淸平之姧賊亂世之英雄其德蓋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于操誠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復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吞併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獲展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

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竭駑礪鈍仰副聖意於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爲難臣不揆願遲之歳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爲君子所棄則臣將勉其所未逮焉若夫鞭撻四夷安强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心不知得遂焉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謹跋

南京上皇帝書畧 建炎元年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黄潛善汪伯彦等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陽襄陽准備廵幸有苟安之漸無遠大之謀恐不足以繫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僇力于外終無成功爲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廵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固之時親帥六師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日可復矣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紹興二年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令招安故寇亦玩威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弱則就招苟不畧加剿除蜂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者被討曹成之命深以爲陛下好生之德如此爲臣子者恨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閲日既久扞格是聞臣累遣探報知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爲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荼毒生靈

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卽行措置用兵掩殺務速蕩除以綏百姓取進止

乞措置李橫等軍安集百姓奏紹興四年

鎭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襄陽府李橫郢州李刺史翟鎭撫董先隨州李道牛皐等逐頭項軍馬例各失守將帶到百姓隨行見無所歸臣雖非所職緣事干國計不敢隱默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李橫董先等人馬於漢陽軍屯駐牛皐人馬於黃州或蘄州屯駐且令其安集流離將百姓放令遂便庶免轉淪溝

釐之患伏候勑旨

乞復襄陽劄子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北虜之寇攘內有楊么之竊發俱為後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為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為唇齒之援今日之計正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縛則亦必喪師遠遁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虜要不為難而況襄陽六郡地最險要恢復中原此為基本

臣今謹已厲甲飭士惟俟報可指期北向伏乞陛下睿斷速賜施行庶使上流早見平定而中興之績可次第而舉矣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紹興四年

鎮南軍承宣使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荊南鄂岳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奏臣累蒙聖慈特降親札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州等臣竊覩金賊劉豫皆有可滅之理金賊累年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惰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

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容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
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畧非臣所
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
疆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最長久之策也惟在陛
下睿斷耳若苐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
支苟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然卽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
來年入春卽可措置陛下欲駐大兵于鄂州則襄陽隨郢
量留軍馬又于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
荆門荆南聲勢皆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

且以正兵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券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止又此地夏秋則江水漲隔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淺澁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于今所先在乎速備糧食酌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輙具管見仰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睿裁無任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黄

臣今只候糧食稍足即過江北雖番偽賊馬勢重臣定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伏乞特寬宵旰之念不勝慶幸

乞先推賞劉光世軍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州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六郡統率軍馬節次見陣掩殺番偽賊馬收復州軍了當續蒙朝廷命劉光世差軍馬五千人以爲牽制臣已七月二十三日收復信陽軍六郡了畢光世所遣酈瓊軍

馬二十六日始到襄陽府臣軍前雖至不及期然臣軍士知有後援所以能成薄效使不霑寸賞恐拂人情伏望聖慈將劉光世所差官兵先次推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措置楊么水寇事宜奏畧

前段缺 契勘湖賊黃誠楊太等占據重湖猖獗累年戰艦船隻數目浩繁又賊衆多恁恃水寨出沒作過今來若以湖南帥司馬準步諒兩軍聽知鼎州程昌禹節制以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切慮如此事不專一臨時難以措畫有悞指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

湖南帥司除留三千人潭州彈壓外兼荊南鎮撫司量留
一千人在鎮撫司外餘軍馬船數盡撥付臣相度分布使
喚馬準步諒亦乞付臣如鄂州緩急要軍馬使用乞令臣
相度分遣應幾軍馬歸一斟量調發免致悞事兼契勘王
爕已降指揮江州駐劄今來討捕湖賊正賴舟船使用乞
將爕隨軍戰船海湖船撥付臣軍候事畢歸還又湖南州
郡出產材木乞行下本路一就幷釘線工匠應副添修本
軍舟船其合用錢糧竊詳湖北路委是缺乏無以椿辦乞
降指揮專一令江西應副外務錢乞從朝廷寬剩支降應

不有悞事機臣所陳利害並係急切伏乞依臣所請前去
措畫誓竭犬馬之勞以圖報効

貼黃

臣契勘湖賊先與偽齊結連近探得陝府長安現今
點集人馬東京亦在聚兵襄漢諸郡並係邊面防秋
是時切慮不測前來侵犯伏乞添兵屯守更抽摘軍
馬付臣遣發廵邊照管乞速賜措置施行

荆襄寛恤畫一奏 紹興四年

亰按此前有委官各奏俱缺此頗總括其條件云

清遠軍節度使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
臣節被聖旨收復荆襄等六郡了畢今條具寛恤事宜開
列下項一臣收復荆襄等郡即時逐急權行差官葺治但
此州軍止有空城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擄或
遭殺戮甚爲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綏葺治招誘人戸除
巳差官訖倘官吏有科率及差借馬夫之類許人戸越訴
當職官吏乞賜施行一人戸歸業之初委是貧乏全闕牛
具子種欲乞量借官錢應副收買候將來合納税日將所
借官錢分四料隨税送納一新復州軍其税賦依赦降指

揮權放三年所有養贍官兵錢糧無所從出若不給降探
懽擾民欲乞朝廷支降錢米應副收糴并借貸耕牛子種
本錢俾民得霑實惠一新復州軍城壁樓櫓並合修葺防
城器具並合置造所有合用錢糧欲乞朝廷支降貴得應
時辦集軍民兩安不致疎虞一人戶未歸業以前應欠官
私債負不論是何名色乞並行蠲免如州縣輒敢理索重
賜施行一新復州軍全藉官員葺治若不稍加恩數恐無
以勸諭今相度欲乞幾年爲任與轉一官遞人比類施行
任滿無遺闕更與轉一官遞人改合入官應權官權過月

日理爲實歷月日一新復州軍自合體認朝廷寛恤之意用心存撫務令安業欲乞令逐一開具原管并後來歸業人戸單甲姓名所住鄉村開墾過田土頃畝狀申本司覈實申奏仍乞以召集多寡分數立爲殿最一州軍久經殘害上下猲弊州縣官如能用心招集流亡勸課農桑懷柔百姓寛恤刑禁從本司保明申奏乞朝廷優異推恩若職事不虔亦乞重賜黜責右畫一條具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李道歸順奏 紹興六年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荆襄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臣嘗以國難未除虜禍方熾竊有意于恢復之事深籌至計以為中原之士性具五常豈無忠義思報國家特以身陷虜偽之郊未能奮發于是多遣信實之人密行宣布朝廷德意說諭約結俾其濯磨一心以待王師之舉相為應援今有虢州欒川令李道將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奏請出師劄子　紹興七年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于白屋從陛下于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仇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微賤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謬荷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于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葢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粘罕因得以休兵養

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此時稟陛下睿算妙畧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窺臣之舉動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至于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以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

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洛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艱于餽運臣須斂兵以還保上流賊必追襲而前臣候其來時當率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率鐵騎直驅擣其巢穴賊困于奔命勢窮力殫縱令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蹕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行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

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賊地陷僞忠義之人旋被屠戮皆臣之罪今後惟賴陛下戒勅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以一意靜慮不復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其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得歸故國使宗社再安萬姓咸悅陛下高枕萬年永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而責亦稍塞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

臣夙昔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